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T5443/2108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六目錄

序

鮑讓侯詩集序

堵乾三詩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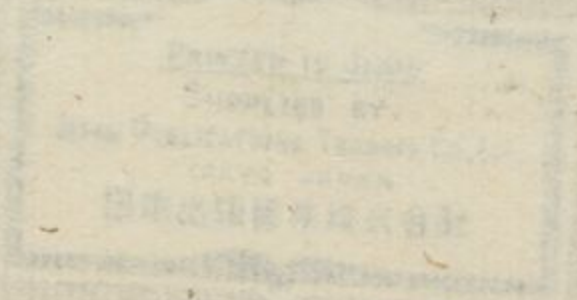
刪後詩序

渡江小詠序

陳子遜詩序

朱公艾越游草序

陸何異灌餘集序



吳星若詩草序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車中吟序

靈石吟序

雪後吟序

辨若弟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泛舟吟序

披雲居偶吟初集序

刪補高士傳序

漪園近詩序

程伯權遺詩序

續補高士傳序

荆園小語序

耕餘襍語序

好善偏身世言序

為善求子要覽序

動忍齋小言序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南和吟序

喬文衣詩序

羅子地理管見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六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鮑讓侯詩集序

嘗讀鮑明遠集而嘆其天才妙絕諸體俱備李杜諸公咸源本其氣局而採掇其芳藻六朝詩人未之能及也以顏延年之騰蹕與康樂齊名而猶問優劣於明遠則其蘊藉宏遠可知近者海內為詩無慮數十百家人人自以為握靈蛇之珠而擅隋侯之璧或曰

歷下太倉或曰信陽北地或曰初盛中晚輒以六朝  
爲不足道夫六朝宗漢魏唐人宗六朝者也豈可槩  
棄之以爲高哉鮑子讓侯晦跡錫山讀書有年一旦  
渡長江過北固經齊魯之墟觀斗柄崆峒之野喟然  
歎曰壯哉此古人所以賦三都也擬授劄而未竟乃  
出其平日所爲心遠堂詩以請正於余余讀之而醉  
心焉蓋其盡洗鉛華獨抒至性如孟襄陽之澹遠如  
王摩詰之寂悟如岑嘉州之隄健如劉隨州之悲涼  
而又如明遠家法諸體俱備也嚴滄浪云詩有妙悟  
非關理也若讓侯者其從悟後而得之乎悟者之於  
詩譬如畫龍點睛其餘鱗甲都無用處彼區區有意  
摹古者其于古人愈遠而愈失之矣

堵乾三詩草序

文不遊不能奇詩不遊亦不能奇何者人雖有思有  
 懷亦必以山水之氣突兀激蕩之而後筆墨閉其風  
 雨爭飛雲霞倏變之態不然坐守窮廬中雖取兩漢  
 六朝三唐詩咿唔摹擬終是優孟衣冠全無生動處  
 若堵子乾三江左俊士也以清白吏子孫幾不能舉  
 火於是渡揚子走歷下登岱嶽過薊上棲息鄙南館  
 舍晉陽凡古之豪傑既沒而不可作者皆悲歌憑弔  
 感慨徘徊不能去而其嶽崎磊落骯髒不平之氣一

一發洩之於詩余嘗與之杯酒夜談叩其所學浩浩乎其不可窮也而於世務民生又皆洞見本末凡所指陳條分縷悉倚馬可待信乎其爲通才而非蓼蟲齷齪者之可及矣顧乾三不樂爲舉子業惟好讀古人書與古人詩以是去富貴日遠於貧賤日親至於饑寒逆旅終不以彼易此也殆出於性情之所癖乎嗟夫馬周火色鳶肩遇常何而發跡爲相胡旦不足於呂文穆公一激之次榜果中首選士貴自奮凡何常之有吾誠不願乾三之以詩人自許亦不願讀乾

三之詩者僅目之爲詩人而已也天人治安之策敷

奏 金華殿中

當宁鋒車召見日生安在何相見之晚當必有日矣

刪後詩序

詩以言志蓋自唐虞而已然矣而三千篇之詩聖人  
刪之爲三百遂爲萬世不易之經宋人云刪後無詩  
豈真無詩哉漢魏以來其蘊藉雋永者不可勝數矣  
特以無聖人刪之遂不能紹繼風雅爾自古風變爲  
近體而綺麗始不足珍然如唐之李杜明之何李膾  
炙人口殆非虛也近代歷下竟陵論詩之指各別識  
者交譏要之溫厚和平此道自在人心學士大夫登  
高作賦遇物能銘其足供輶軒之采者正不乏耳南



州景呂丁公夙負異才其于書無所不窺而饜飫漢魏枕籍三唐久困公車遨遊南北凡歷覽山川投分蘭蒨寒暑之變態風雨之晦明一切可喜可愕可悲可啼之狀足以發其幽思抒其逸致若無不寓之於詩而其詩遂自足千古其與今之名流如錢牧齋黎左巖熊雪堂嚴顥亭王貽上施愚山李石臺諸名公碩彥分幟藝苑流譽鷄林真不啻和璧隋珠矣余林居已久景呂綰綬鹿泉江南鄧元昭庶常走字寄聲曰此文學政事兼優而尤長于什韻者也治鹿泉之

初適值旱災催科中行以撫字整頓寓以綏和流亡復業諸務畢舉乃裒集其生平之作問序於余余讀之見其風期道上意氣溢涌藻思綺合古致雲流自有一種空秀淡翠不可掩抑之色撲人眉宇又何竟陵歷下之拘拘乎夫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奢儉貞淫各視其所尚以爲趨景呂之詩曰彫殘物力須休養廣大

皇恩實奉行觀斯聯也所以治其邑者可知矣奉

朝廷德意以與百姓相煦咻卽禮樂可興教化可成

豈但燦燦道州如少陵所嘆吟而已哉鹿泉山邑也  
爲秦晉之要衝有雒伯雪峯諸君子在焉倡子和女  
匪朝伊夕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鞅掌簿書不足  
以爲景呂難也海內又安元元被潤澤而大豐美  
聖天子方且金聲玉振導揚宣洩叶爲歌詩以繼咸英  
韶濩之盛景呂之膺徵召而入臺閣應詔陳詩行且  
有日吾於是集卜之矣

渡江小詠序

詩以道性情而山林人之性情與廊廟人之性情亦  
微有異如孟浩然孟東野林和靖魏仲先謝四溟徐  
文長此山林人之性情也而其詩高寄霞表超然物  
外無一點烟火氣不作富貴紛華態亦其自處者然  
耳近日河朔山林隱士以詩名者首推申臯盟臯盟  
固余性命友也聯和諸篇載之集中其沒也余爲作  
傳以示不朽世或稱臯盟以爲浩然和靖也而臯盟  
之友秋水趙子亦與余善蓋三十年矣岸然自命不

事家人生產沈酣李杜枕籍三唐其所作平曠高遠  
絕去町畦巉崕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冲適自有  
不可扳躋之處譬如國色天香非以粉黛爲工薰襲  
爲妍而珊珊其來遺世獨立矣譬如武陵桃源沿溪  
踏沙透迤而入忽見水綠霞紅峽口天開別有世界  
矣生平刻燭拈鬚各體俱備渡江小詠其一種也價  
重鷄林所至之處人爭倒屣而與筠湄楊老父母相  
契忘言以風雅日相切劘風氣適上蓋不必窺全豹  
而已見起其一斑也秋水將赴晉陽過汾水入雲中

陟雁門弔古興懷縱其游履歸而示我其磊落英多  
又不知其何如也雖然秋水與聞大道從事根本之  
學得紫陽之意讀其省心吟則知之矣寧窮以詩名  
家而已哉余故爲樂爲序之

夫靡麗之言易工而深靜之致難遇放逸之度多姿  
而平直之理多拙文固宜爾詩亦云然昔六朝綺縟  
專事華采識者鄙爲雕篆唐代清真文質兼茂星羅  
鱗躍炳焉煥焉宋人尚理以之爲詩拘於墟矣求其  
兼美無憾非通才不能也若子遜之詩殆彬彬乎大  
雅之儔矣子遜經術士也湛心六藝之圃咀味百家  
之芳固已窺聖賢之奧窾而探性命之苞會矣初非  
專意於聲韻者乃出其緒餘爲之爲之而無弗佳其

陳子遜詩序

夫靡麗之言易工而深靜之致難遇放逸之度多姿  
而平直之理多拙文固宜爾詩亦云然昔六朝綺縟  
專事華采識者鄙爲雕篆唐代清真文質兼茂星羅  
鱗躍炳焉煥焉宋人尚理以之爲詩拘於墟矣求其  
兼美無憾非通才不能也若子遜之詩殆彬彬乎大  
雅之儔矣子遜經術士也湛心六藝之圃咀味百家  
之芳固已窺聖賢之奧窾而探性命之苞會矣初非  
專意於聲韻者乃出其緒餘爲之爲之而無弗佳其

感時憂國則似少陵也噴薄莽蕩則似青蓮也而其高懷澄徹一物不掛於胸中則又有韋蘇州之澹遠皮從事之遐曠宋人之沾沾取青媿白者不足比擬也已豈非有深靜之致而無平直之拙者乎子遜穆然自命不欲爭名於詞壇其爲詩也聊以自怡悅焉而已然不求其工而詩自工無意於名而名自至海內風雅之士遜心頰首豈爲過歟子遜生長四明學道有年溟渤萬里瀉其懷抱扶桑千丈貯其蟠固蛟門虎蹲珠巖日映宜其詩之境界迥異於世之雕篆

者流也子遜學日以邵卽詩日以進今歸而寧親他日取奚囊所得觴我於煙月清流之間則予將青鞵布襪持紫玉桃竹之杖以從

朱公艾越游草序

詩至今日而盛矣然歷下竟陵左右袒者紛紛訖無  
定論則亦未免寄人籬下而不能自見其性情也大  
約別才別趣之說固爲知言然非多讀書則其識不  
高而懷不曠識不高懷不曠縱嘔盡滿腔血終是酸  
餽氣耳余自歸里以來鍵戶却掃久不言詩閒有好  
事者載酒問字則隨手批閱未必聞絃賞音也而遠  
方菰蘆中顧有不我遐棄而負笈下交者嘉善朱子  
公艾落落不羈生平好讀異書踰江淮渡大河過大

陸之野登蕭王之臺而以詩正于余余讀之終篇知其爲異人也蓋浙之詩派遠不具論近代如陸放翁楊鐵崖徐文長皆神明朗照意境超忽不肯襲人牙後自創一運會自具一骨相者也而世之知之者鮮矣公艾之爲詩才高而不露其才趣澹而並忘其趣幽異之思瑰瑋之語時溢於宮徵格調之外或如商彝周鼎或如山峙水波或如綠窓婉秀或如深山老衲至其忘形骸鄙紛華富貴貧賤不足以縈其志風塵跋涉不足以移其慮所謂詩必窮而後工者耶其

繼放翁鐵崖文長而與之並傳也無疑矣公艾善藏其用不輕示人惟姑蘇錢宮聲與之洽余二十年前舊交也試以此質之

陸何異灌餘集序

天下大矣菰蘆之中往往有人而能識者或寡直尋  
常視之耳古之人或隱於卜肆或隱於牛僧甚而不  
欲留姓字於人間其意亦可悲矣至於單詞隻義偶  
而流傳如鴻雪雲影動有心者之懷慕良深也余向  
在京師常覽天下風雅之章數十萬言擇其雋永者  
付之剞劂名溯洄集凡策名通籍者固多褒錄其於  
山林之士尤惓惓留意焉去國以來聲銷響寂焚香  
靜坐不復作唱酬故態而海內詩人猶時有惠我好



音者則亦拜而讀之如陸子何異之灌餘集是也夫其寄託高遠俯視一切五岳隱然在其留中不欲作人世紙上所已有之語觀其趨向惟有一晉處士彼曹劉沈謝綺靡金粉之習詎足以辱其筆端哉洵可謂高士之詩也已至於詩餘亦復質朴澹宕如虬松古栢黛色參天霜皮溜雨又一奇也余特表其所撰以傳之于世不禁神往於金粟紫雲之間矣

吳星若詩草序

余每讀舊紀如章楓山羅整菴諸先生澹然於富貴功名場中未嘗不高山仰之是以決意縣車也顧林下必有日課以優游永日辛亥歸來二三年內尚有吟咏自乙丙以來溫經而已閩中魏子惟度數以所選補石倉見投其中有吳子炯如一帙清真澹遠不事鉛華自然近於風雅豈濯魄於冰壺而飄飄然遺世獨立者耶夏日酷暑箕踞袒裼忽聞剝啄聲聞者以名紙入則吳子星若也倒屣迎之見其丰姿瀟灑

居然南州高士喟然嘆曰有其人固宜有其詩今天  
下營營逐逐蝸角蠅頭以爭於名疆利鎖之間者不  
問山水也不問朋友也又遑問風雅哉吳子星若與  
魏子惟度足跡半天下所至山川增色往者下帷漆  
園今又僑居大梁朝夕持三寸不律從事于鉛槧聲  
律高下取舍筆則筆削則削其意欲使當代之文人  
不致淹沒而無所表見於後世此必大有所蓄積于  
胸中非偶然而已也吳子將度滹沱歷上谷登燕臺  
過薊丘尋碣石之舊宮弔漸離之遺跡與賢士大夫  
倡子和女拈闈分韻賡揚國家典章制作之休美爲  
楊雄班固之賦爲馬遷韓愈之文將見上林三都諸  
作不足崑美於前而海內知吳子者於山林清曠之  
外快覩其壯偉宏麗之章也已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憶甲午乙未之間值

世祖皇帝褒重儒術每以詩賦考校詞林大獵南苑

命諸侍從之臣分題賦詩於時譎劣如介亦得頌揚  
盛美載諸歌咏又命序述楞嚴等經付之梨棗頒布  
梵宮迄今追述惘若隔世事也昔宋蘇軾爲翰林學  
士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語之曰先帝每  
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  
覺哭失聲介受

先皇帝之恩亦以文章見知久任御史大夫中遭讒謗離  
炤眷注始終不衰其學不如軾而其遇則過之自鼎  
湖升遐以來痛慕無窮爰作輓章此後鮮復屬草蓋  
感

先帝之殊遇切攀髯泣弓之思無唱嘆淫佚之意也乃十  
年以來友人贈答多清揚邂逅之什木桃瓊玖之章  
存之巾箱罔敢遺棄因彙而附于已集之末俾好事  
者讀之謂當吾世而知我者尚有其人無虞翻青蠅  
之嘆趙岐圓石之悲其亦流連而不能去乎故詳其

里籍列其姓氏彬彬大雅其致一也

車中吟序

丙午之秋請告旋里夜值大雨及晨而晴脂我征車  
戒我行李殘雲歸岫溪水新添玉笋綺筵掩映招提  
古寺金尊檀板徘徊梓澤名園一水北遶源出渾源  
之州千丈橋橫高勝灞陵之岸驪駒既唱愁聞班馬  
嘶風楊柳猶青又見渭城度曲綠波碧色望南浦而  
心傷楓葉蘆花夢梁州而腸斷旣而星軺遄發好友  
竚立於河干玉勒爰馳佳客凝眸於道左彼其之子  
歌清揚邂逅之章君子如何賦天末涼風之句若乃

版泉既涉臨易水之蕭蕭恒嶽惟巖過鄘南之蕩蕩  
喜人民尚在城郭依然嗟鬢髮將衰鄉音無改託諸  
吟諷雖無謝眺驚人敬茲維桑不忘萬石數馬柰王  
程之已迫知墨突之難黔掇其爨下餘音留爲車中  
碎語

靈石吟序

槐水之上有古鄘城其南七里官路砥平巨石四段  
截然分形耳目具備頭盧崢嶸血痕尚在肢體不明  
長楊古道遺廟歆傾巔巔剝落狐兔縱橫山僧告余  
曰此漢光武所斬石人也如相傳光武倉皇迷路二人  
偶語詢之不應遂立斬之今示唯唯俯視訝其狀貌之  
異而憫其官骸之缺不覺喟然發嘆曰嗟乎石人爾  
胡爲乎來哉石而爲人事之變也宜正兩觀之誅人  
復爲石理之常也乃復五行之故昔有文人褚宦曾

作靈石之賦既膾炙于當年十維余二三友昆皆有石  
人之說亦推敲于今日或曰儒者之論謂理之所必  
無或沿符誡之文謂事之所必所有則雲根斷斷未聞磬咳  
而傳少婦懷春登山而化石此龐然大物重過千鈞  
非鬼輸神連不能雕琢其形容豈斷梗枯蓬所可彷彿  
其體勢若謂事之所必有則雲根斷斷未聞磬咳  
之音鏗鞳聲鴻非出翁仲之口若謂理之所必無則  
魚白鳥赤何以著於蒼姬姬哭雲居何以紀於炎漢  
意者山魃野魅數盡鏤鐫之鋒抑金盃玉衣幻作黎

丘之狀如是則捐軀陌路若血媿萇泓之忠殞命黃  
沙浣衣同稽紹之意晨征暮宿常來馬首之沉思奇  
話新聞永作齊諧之疑案

爾

雪後吟序

丙午九月余以請告歸里菊英方吐楓葉滿山雁  
噙而南游草濛濛其欲萎惟是雕輪初解勞塵未  
息親友沓至飲食若流雖情話可懷而意興未  
恬也既而登壠攀栢泣然流涕懷鳳木之悲抱  
馬鬣之痛生前華屋零落山阿賢愚同悲埋玉  
黃土百年限至誰能免此於是攜諸昆弟辨若  
溷一等暨老友李蕢之過城南臨泚水登高阜  
望堯峯萬點蒼翠度斜日而飛來一瀉平原屯  
白雲而不去况水淹孤村時有漁



歌畫凝煙環野寺忽聞衲子梵聲趺坐清心萬慮俱  
泯于十月二十六日大雨霖霖變而爲雪瓊瑤亂墜  
珠玉齊飄竹幹冷而裝綿桐梗枯而添絮紅萼已斂  
乃見滿地楊花白兔久沉又疑半床明月詰朝旭日  
霞彩澄開屏翳彙奔樹杪不動脂我小車策我良驥  
面對高城布席槐浦坐列無序笙簧聞如犧尊不具  
殺菜而已新釀初熟甘茗在握平頭滿酌飲至三觴  
李子喟然嘆曰對高人遇美景聞所未聞雖一時之  
樂事其百年之佳話也乎余厭覩牛山之淚快詠北

風之詩聞李子之言始愀然旣而怡然也乃爲序而  
繼之以詩

辨若弟泛舟吟序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訝其清絕四更山吐  
月殘夜水明樓識者矜其慧想昔人謂詩有別才別  
解豈盡無見正以鏡花水月超然聲色耳余弟辨若  
自垂髫能爲詩今三十餘年矣刻燭拈鬚語必驚人  
若南遊西遊諸草高者若層巒聳翠深者如幽壑千  
尋秀者如芙蕖映水銛者如干將出匣於是海內風  
雅之士羣奉之爲吟壇詩伯若泗上諸侯乞盟齊晉  
也秋余歸里中親友沓至唱嘯不已幾爲平地醉鄉

然猶不廢嘯歌於是有張村泛舟之役得詩八章辨若從而和之每讀一章則擲地作金石聲敦與之東嶼嶠之北山川變色草木拱伏會余復將北發辨若諸翁姪十餘人觴余於滙景園中余謂今日之會不必引商刻羽吹笙鼓簧也雪滿羣山月明千里高吟佳句五斗不足爲多矣時客有在座者曰余不能詩而能飲且好讀辨若之詩余曰汝能讀辨若之詩則不可不與飲遂迺然而笑卽書以爲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人莫不有所好也而或者好爲詩豈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歟自晉唐以來好之者尤衆如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白居易蘇子瞻陸放翁無歲不作無月不作甚或無日不作近日李空同王弇州卷帙重大幾至汗牛非耽耽好之而如是乎若余於詩非篤好之者而亦時有作前此嶼舫數卷業出而問世矣庚戌罷作辛亥壬子復稍稍爲之然前此猶在東華十丈塵道上旣而在青門車馬圖中未幾又在水光林影

丹碧叢矣是皆不能無作如虫之吟也如籟之鳴也  
如花之開卸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况以  
荅吾友生以紀吾時序若其有合於古人與否則不  
敢知聊鐫之以遺世之好爲之者

泛舟吟序

余志癖烟霞性賦山水寄跡金馬每懷蓬戶之思高  
讓巖廊不廢嘯歌之事一編窓下原無俗士白丁三  
徑竹閒時有文人墨客脫粟布被耶效公孫甕牖繩  
樞雅懷原憲昔讀書于柳庄樸社今醉心于嶠岫涉  
干乃因有事隴上遂爾策馬原野羣峯吐秀衆壑噴  
竒烟火萬家旣屏帳乎西北平崗環布復逶迤于東  
南山隱隱兮若斷而若連水涓涓兮如衣而如帶稽  
之山海經圖則曰彭水詢諸土人聚落爰號張村于

是彙其支流稍加濬導山無巫峽豈曰灑瀕之堆江  
非漢濱森若彭蠡之澤乃合羊裘之友朋聚惠連之  
兄弟龍文千里玉樹紛披方之舟之載游載泳笳吹  
疊奏橈楫交加時則上天同雲雨雪連日風起水湧  
濤捲雲飛畫艇逆咽於滄波忽旋忽進蘭漿斜控于  
蘆岸若失若驚桂醕平斟兕觥競進洞簫聲斷佐以  
鼉鼓之音檀板敲殘雜以楓林之響鱣魚白毳味若  
松鱸之腴萊菔紫甜香勝蓴羹之菜不覺眼花落于  
井中布飄如出天上矣或謂續跡輞川之景或謂追

踪赤壁之遊薄金谷之美人銷情粉黛彷彿蘭亭之雅  
事寄志篇什偕予和汝爰賦八章枕石漱流確有盟  
言紅蓼白蘋永爲佳話

披雲居偶吟初集序

長安俗塵膠擾促促如轅下駒朱顏已溜而白日難  
返消索之餘漸成枯槁久矣羅文之埋醫而管城子  
之告老也况聲律一道關係性情所謂樂之苗裔非  
含英咀華逸思超羣豈易窺其堂奧與漢魏質樸近  
古唐人以詩取士若李杜王孟沈宋高岑諸公風騷  
颺起膾炙人口皆以不羈之才終身揣摩故遺響流  
徽陶鑄千載今沾沾動喙摹擬敝迹取青媿白標之  
曰詩真醯鷄見哉雖然學柳韉者失其故步而下里

之曲取悅鄧中詩豈必工而後作耶况乎窮達有命  
幻化推遷偶有所誌展卷惘然或亦可藉以自考也  
余故取蛛網之餘及近日偶成者彙而悉付剞劂焉  
昔人曰候時之蟲自鳴自己何與人事余於此殆亦  
有無窮之感也歟

刪補高士傳序

仙隱不可以分也古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  
繫而行焉有豐草長林終於逃人絕世者哉易於蠱  
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於漸之六二則曰鴻  
漸於磐飲食衎衎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  
在斯乎皇甫謐述八代以來自堯至魏九十餘人作  
高士傳似有偏於隱之意然謐曾向武帝借書而其  
弟子摯虞張軌等皆為晉名臣則意其人儻然自遠  
非痼疾煙霞膏肓泉石者也歷代廟廊之上莫不束

帛戈戈騰書巖谷延訪嘉遯之士博求屠釣之倫非  
獨景慕逸軌亦以激貪厲競也由是觀之高士襟期  
豈易量哉余幼從先君子讀書別墅水光林影顧而  
樂之悠然會心嗒焉終日自省闡執掌茲事惘然若  
隔惟床頭高士傳一卷未嘗去手閒中刪補以自怡  
悅友人請付之梓意者觀古人之用心以自審其所  
處兼濟獨善時之適也勿徒謝謝自矜效彼狂黠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而公輔三事不忘嘉遯者之有人  
也則相成之美余進而歌白駒之章

漪園近詩序

邇時燕趙閒多詩人其在邢洛之間者楊猶龍申臯  
盟殷伯岩爲最著數年來余復得茗柯屬于周子之  
人蕭然澹遠其所處最爲困約而一觴一咏陶陶兀  
兀蓋古之所謂達者歟往歲踏雨搖青菓添燈留故  
人之句一時長安識者咸願識面卜鄰旣而下第歸  
里其學益進其詩亦益曠今春李又吉來寄余一帙  
讀之溫潤清脫唐人中項斯馬戴可以伯仲其與猶  
龍諸君並雄長藝苑可也嗟乎余少有馬少游之志



常欲跨蹇叢臺漳水閒與諸君子讀書飲酒以畢餘年不意仕宦遂膺重荷然此志終弗敢忘茗柯與余廬舍咫尺相依他日篝燈夜話以商其生平之所得者又不止於詩之一端而已也

程伯權遺詩序

程伯權者深州名士也余初不識其人戊寅夏游郡之講院與深士謝鼎儒善每揮麈酣歌聞其清句出塵洒然異之詢誰氏作則曰友人程伯權也伯權年弱冠不拘禮法嘗有嵇中散散髮岩阿之志其於聲律一道上下百代靡不博綜然性情所近在陶靖節韋蘇州閒後數月以試赴平干始晤伯權于姚氏西園恨相見之晚出雪藁爲余讀之一字一擊節嘆其爲風騷遺響也無何羽檄告警匆匆別十一月深與

新濟寧文集卷之二  
三  
柏邑皆罹兵余艱難百死始獲一生既而詢於深之  
知伯權者則伯權死矣嗟乎天之生才士也何爲也  
哉數千萬人而不一生數十年而不一生幸而生焉  
固宜培植之愛護之若豫章之凌于霄漢天球之貢  
于明堂乃摧折零落若是其易者何也伯權昔謂予  
曰余骨相陋恐不能久於世又其詩云緋衣數召文  
人少何用多修白玉樓將無以其言爲讖云余嘗讀  
蟻蠊集而深幸盧次梗之爲王元美知也知伯權者  
誰哉故錄其遺詩數首存之笥中以誌鍾期之感

續補高士傳序

余既刪補高士傳復續補之者何皇甫先生撰輯高  
士至漢末魏初焦先而止晉以後未之有也後人豈  
無有續之者顧多缺畧弗傳陳眉公逸民史所收廣  
矣擇焉不精識者議其濫余考歷代之史自晉迄明  
得四十五人其崇蹈遐軌深心遠致足以激厲末流  
抑止貪競若夫假名山臯櫻情好爵如种放屢至闕  
下盧藏用捷徑終南之類槩弗錄焉嗟乎世之艷心  
名利久矣抗塵容走俗狀拜謁于七貴五侯之門求

望其顏色不可得而肥遯之彥獨棄之如遺雖樗木  
瓠落未必有濟于用然朋志松石忘機麋鹿其澹泊  
無求有足多者裨益於世顧可少哉歷代帝王咸重  
山林隱逸之選良有以也由是觀之士之未得志於  
時者夫亦可以樂道忘勢自愛其鼎而不必人莫已  
知之爲患矣

荆園小語序

中鳧盟困守菰蘆中至長安與余晤復與楊猶龍魏  
環極諸子游無跽而走不翼而飛詩名遂噪海內一  
日過百泉之上謁孫鍾元先生先生告之曰以子之  
才胡不濂洛關閩而第浣花叟之尚也申子瞿然曰  
濂洛關閩與浣花而有二也乎余旣服鳧盟所見之  
高而因嘆古之真詩人未有不見道真見道未有不  
能詩者姬公勿論已如淵明之詩夔絕六朝非見道  
而能之乎考亭推服陳伯玉杜少陵其所自爲古詩

可以駕蘇李而上之世徒誦其天光雲影等句是何  
異坐井觀天也鳧盟旣以詩鳴矣又著荆園小語致  
于余曰吾守先人教將以誠諸翁也夫才士每以跡  
地要駕而鳧盟語按轡就閑浣花也而濂洛之洵如  
鍾元先生之言矣謂此語爲申子見道之作可也

耕餘襍語序

讀書至樂也耕而讀則尤樂余蓋嘗稔其味焉憶辛  
巳壬午讀書城南別墅閱耕樓上每日暮色暝登臺  
舒嘯西山紫翠萬狀墟里煙火相接塍畦之間時見  
二三野老往來不知何者是羲皇世界迄今入仕十  
七年矣山中之樓尚在也山閒之田尚在也樓鎖空  
棟田橫山脊唯有白雲青霞栖息高簷長鬚赤脚兩  
後一犁而主人翁汨汨于馬頭塵駒隙影中鶴怨猿  
驚北山文可畏哉偶讀寧陽張攀龍耕餘襍語羨其

既仕也而得耕耕也而得讀讀也而能識之可不謂  
賢乎錄其十中之一如五侯之鯖于口明珠之粲于  
目也余將攜此一卷于樵牧閒與海鷗狎處余殆將  
隱矣

好善編身世言序

成我存獨立之士也寓長安旅邸湫隘不堪而日手  
一編陶咏自樂所著書有成子蘚書及率菴詩集皆  
非今人語也好善一編尤精微潔淨直可羽翼經傳  
身世言體大思深又有裨於學問而不可闕者其友  
人嘗稱之曰頰常帶墨而口不掛金似也然而成子  
窮而著書其書後世必有述之者過於子雲潛夫遠  
矣豈止輕富貴而樂文藝哉

夫立身之道貴而樂文藝詩  
而後其善其善於世必以  
人善其文曰成常帶墨而  
且不可世金則也然而如  
其世言謂大恩采又亦輕  
於學問而不可聞者其文  
其令人前也我善一語大  
一辭則和自來我善亦如  
於外亦對立之士也我亦  
我善雖良世言亦

為善求子要覽序

善之一字本於天降於人乃聖賢之階梯進修之

總會易繫辭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可

欲之謂善擴之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唯一善之

所積累而已世人不識命字專講氣數為命不知天

命人以氣即命人以理理為主而氣自隨之原不分

先後專言氣而不言理此世人所以惑於子干之說

以為氣數一定而不知窮理以盡道也故惠迪吉從

逆凶帝王首言之袁了凡少不究心於經傳晚乃得

之於雲谷何其見之遲哉楊子體乾欲刻爲善求子  
要覽問序於余余嘉其意將由善而求進於無窮也  
元吉元咎利有攸往豈但求子之助已乎卽此一念  
引而伸之自求多福不可量矣若曰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又與善相忘其量念大矣請  
以質之他日

動忍齋小言序

余昭承之武子於懶齋見其龐眉道貌以爲煙霞痼  
疾者耳旣而得讀承之詩又觀承之小品雜言廼知  
其於世事了然無碍而意思深沈又若有荆卿梁鴻  
之志憤鬱於中者特善于自晦而未見之用世亦無  
由知昔漢文帝謂李廣曰惜哉子不遇時若遇高帝  
萬戶侯豈足道哉余于承之蓋不能無感也承之事  
親至孝又能闡明鄒漸齋先生遺書廣布於世人品  
學問於此見其大端殆未可以烟霞痼疾者目之也

承之蔚州人爲吾宗環極老友以道義相勉來京師  
不數日輒告去曰吾與飛狐山下耕者有約何敢違  
環極亦不敢固留也其大致如此

李義山無題詩新註序

唐人詩若李杜二大家如軍中之有李郭豈尋常偏  
裨可擬尚哉元和而後得騷人之深者莫過李義山  
余嘗嘆服其絕句之妙以爲有獨至之識而蘊藉宏  
深江寧供奉未能過也修齡吳子自爲詩旣奇變幽  
細而於唐人中尤酷愛李義山嘗註義山無題詩慨  
然曰義山抱用世之才適際唐運之衰非宰相援引  
則無由進而令孤氏齷齪自私無開誠布公之見此  
明珠之所以泪而江離之所以詠也世槩以艷詩目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前漢書附錄  
之不探厥本指謬哉余讀唐詩旣悲義山之不遇復  
悲世無能讀義山之詩者修齡能讀之匪惟讀之且  
能知之是義山不死而騷人之學將復見於世也余  
固樂爲序而傳之以救夫世之習于艷而忘返者

南和吟序

余久辭白社厠迹黃扉步陰玉堦之磚待漏霜寒之  
夜每愧補袞無能折足莫救五言七絕幾爲谷音拈  
鬚刻燭頓成往事追憶甲午乙未之間嘯白雲咏仙  
跡海內同人慕義聞聲負笈重趼唱和成帙惘然若  
隔世事矣近惟輓楊方伯十二章膾炙人口或謂楚  
騷山鬼或謂迴錦離絃不止天末涼風之句殘燈無  
焰之篇也請告歸來日登丘壠松楸鬱然攀泣而已  
茗柯周子將刻南和縣誌乃以邑中十二景詩見屬

且先惠諸篇琳瑯珠玉續貂殊難然余素仰止文貞  
高咏梅賦對景懷人依稀在目遂援筆立和如韻庶  
附驥尾而名彰不知江郎之才盡也

喬文衣詩序

喬于十餘年來詩道日進聲譽藉藉公卿閒爭折節  
交之恐後喬子何以遂能詣至此哉吾聞詩有別才  
別解不盡關於學與理大端在能悟耳太史公游天  
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疎宕有奇氣名山大川何與文  
事而文以進則太史公之善悟也詩與文蓋非有二  
矣自喪亂既平喬子簿於郊歷四明再歷蓬萊凡波  
濤洶湧山林宵冥人世駭奇之狀盡收吟橐而又有  
迂怪之士恢譎之書擴其見聞所未及喬子夙受庭

訓有所大悟於中無不鎔鑄而裁正之宜其胸之浩浩落落發爲歌咏點塵不滓也入長安以後潦倒况瘁亦絕無齷齪之態每一篇出蒼蒼涼涼爽秀撲人眉宇嗟乎余與猶龍氏言詩久矣得喬子乃益張吾軍海內之習聲律者莫不思一見喬子之爲快豈無所悟於道而能然與故吾嘗謂喬子之遇似岑參而詩如賈島

羅子地理管見序

易曰俯以察於地理此地理之說也地理對天文而言猶之乎陰以配陽母以配父合則雙美離則相傷不相舛耳古伏羲生而知之其後聖人迭興莫不洞然黃帝分九州舜巡五岳周公營洛孔子墓泗水上朱紫陽詳論天下稱冀州大風水詎謂此非儒者事而忽之哉余素不讀青鳥之書已丑先考妣見芻乃得地理四書讀之其第一書郭景純葬經古本也觀玩月餘有得於中大約卽河圖洛書之意而歸重於

乘生氣一語顧佳地不易得地師不易遇應受佳地  
之人亦不易許此三者所以難相值也羅世兄自西  
江來其學本於吾師羅先生乃孔孟程朱之正傳以  
其緒餘學及於此註解大意精邃深奧舉景純之妙  
義闡發已無剩蘊而又得其象外之訣教外之傳著  
爲俯察一賦勿論指示天機老婆心切卽其文辭聲  
韻駢麗精工操觚染翰之士亦可飽其枵腹而當琅  
玕之液金鼎之膏矣有志地理者熟讀而精味之察  
地之理以察心之理察心之理以察天之理此仰觀

俯察下學上達契合於一而豈但造福於世爲仁人  
孝子所必資哉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七目錄

序

衛紫峯先生奏疏序

鄒諫朱蒿菴疏稿序

鄒諫柯岸初疏草序

鄒諫袁六完疏稿序

吳玉鬪疏稿序

都諫許傳巖疏稿序

都諫嚴顯亭疏稿序

宮定菴奏疏序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李繩武制府奏議序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紀元圃蜀南泮畧序

張玉甲青齊政畧序

河防芻議序

理刑末議序

王鹿萍服官十要序

勸民緒言序

章邑侯籲災錄序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畿輔人物志序

重修廣平府志序

重修南和縣志序

重修晉州志序

新鄉縣志序

重修曲陽縣志序

重修栢鄉縣志序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任子家乘序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七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序

衛紫嵐先生奏疏序

嗚呼壬午癸未之閒天下之亂極矣非經濟鴻才孰與拯溺亨屯乎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使後人歎嗟於邑而不能已則亦運數爲之而莫可如何者也余於紫嵐公祖夫子之奏稿不能不三致嘆云崇禎十四年夫子以推官考選召對謂平寇爲足國第一義則

真第一義也迨巡按真定等處其視國如家視民如  
子每一起草聲淚俱下讀至夜有鬼哭晝無人行之  
語聶夷中之詩禦監門之圖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在  
以無逸是圖進君德以用賢養民規輔臣若夫糾劾  
悍帥控制驕兵痛陳俵馬津米之害皆關彼時政務  
之大倘盡用其言可以轉危爲安起亡爲存而揆席  
無人但以不痛不痒之局了之庸人誤國夫子且柰  
之何哉今其稿見在載之國史則救時之石畫也留  
之邑誌則仁人之利溥也載之家乘則訂謨之法言

也字字從忠孝血性中流出不襲古人紙上陳言夫  
子之遺稿在卽夫子之氣塞宇宙而志貫金石矣余  
爲諸生時受知於夫子蓋嘗倒屣命坐論文談心期  
以遠大之器壬午歲僥倖賢書夫子聞之喜倍於常  
握手慙慙勉以進取救時其後鼎革滄桑音問杳然  
迨禹濤老父母下車新樂乃得讀夫子之遺稿雖惘  
然隔世事又赫赫若目前也禹濤父母清操慈惠雷  
封有水鏡之頌箕裘克紹治爲畿輔最行且繡衣持  
斧亢宗象賢奉此稿爲指南不必復問賈長沙陸敬



與於枯竹閒也而此稿澤被趙魏又當人奉一編以爲勿剪勿伐之甘棠瓣香尸祝與恒嶽同其高渟水同其永也已

都諫朱蒿菴疏稿序

古者言無所諱三公九卿大夫以至中下士皆得進言則皆言官也然周禮保氏掌諫其責亦有專司而秦漢以來爲尤著

本朝混一海內監元之失準明之制尤重諫官凡選取進退皆出於

上以故昌言盈庭而蒿菴朱都諫以篤恭之心抒蹇諤之言所條上皆關民生吏治綱紀風俗之大不止一時補苴已也已亥之秋海寇猖獗都諫念桑梓凋殘

上疏言利害及漕操督撫諸臣付考功議以註誤遠  
謫於閩既數月而都諫南征以疏稿示余曰風雨露  
雷莫非至教升沉遠近皆天恩也且余既忝持橐  
簪筆依光日月有年矣雖遠去安敢自同於牛醫夏  
畦之列乎余曰焚草之事古人載之于書而或者以  
爲不然今都諫仕于魏闕則直言若矢謫於江湖則  
每飯不忘存斯草也一以望吾君之優容納諫一以  
冀吾君之著簪不忘顧可少哉夫漢上游女之篇懼  
皓露奪蘭秀之色卽卽才人之什歎玉階辭朝雲之  
沒百之君子皆以風雅行其經濟故可以爲天子之  
近臣今之人何獨不然都諫在諫院爲直臣在藝苑  
則大雅也方今  
皇路蕩平禮樂漸復非直節雅望吾誰與從然則  
當宁特徵起田閒而畀以大任王魏韓范之業必再  
見於他日余於斯草覘之矣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其於今日亦欲使漢書之文

都諫柯岸初疏草序

都諫柯岸初先生廻翔禁掖歷兩朝著直節今年之  
夏請假休沐迺餼其奏疏凡若干篇而屬余爲之序  
曰舜典所謂出納臯陶謨所謂贊襄皆以其言而已  
不聞其以文也自秦漢以下賈長沙劉中壘敷陳指  
切累千百言爲當代之冠賈以文勝而劉以質勝文  
者援引古昔揣度時事其議論足以定命其藻采足  
以華國質者直而不流正而不肆有欵婉而非將順  
有誠摯而無媵阿二者不同彼其心皆足以自信而

以信乎君國之際故進言之道甚難余嘗謂若長沙中壘者可取其心以爲法焉初都諫釋褐爲棗陽令以治行異等擢居諫垣先後嘗八年所矣以今讀所上奏議其大都長沙中壘之心也歟蓋都諫於民情吏事既諳熟服官之日一旦得所發舒首論吏治之蠹弊若頓五指而張之盡切當時之疾又壹意務遵職掌其在禮戶兩垣也凡正文體戒囂風覈漕兌清輸役所以嘉惠士民者無算而其有所抨擊也不爲循聲逐影之談當

世祖勵精圖治以開言路所入輒俞卽時有詰問終然渙釋都諫固有以自信於心者矣迄

今上聖化維新尤得多所論列其首陳六部變通之宜鑿鑿可見施行而旣爲兵都垣也請定武選之規請必綏遠之計至言新令以春秋論取士宜四傳並重不得耑任一家致滋穿鑿此誠足爲筆削功臣非曲學阿世之比其心固在於此而尤爲不苟也余選者待罪掖垣以疎戇故未甘隱默固不敢望都諫之後塵然竊自幸有以知其心之所存卽今都諫暫旋里

門寶嗇精神以需大用其後設施豈僅僅止於此者  
顧遭逢

聖世與長沙中壘文質相上下而能得其心足信夫  
天下後世者已槩於是矣

都諫袁六完疏稿序

人臣食大家之祿得以明其志而伸其所學者莫如  
言官然亦莫難於言官益上則損下便私則妨公議  
因則貽議於骫骳議革則掣肘於更張主斷則怨讟  
煩興施惠則沾鈞橫被且和平既等於沃石抗直又  
類於攫鱗甚矣諫臣之難其職也余在垣省日月之  
所見鬱勃於中時進一得之愚雖多荷

朝廷之採納而返之於中無日不切飲冰之懼以是  
深知此官之難也六完袁公歷官都諫敢言人所不

新濟寧文集選 卷之七 音江書以金  
敢言朝封章而夕報可由其所言者洞達時務指陳  
情事仰副朝廷之意卒之政行而民便民便而國享  
其功以故一時臺諫莫不奉爲典型凡有大事造膝  
悉後曰袁公議論雖馬周陸贄不過也余與公之第  
同舉於南宮同官最久因得與公交交二十年矣飲  
醇自醉汪汪千頃而英敏廉幹遇事輒究其蘊發爲  
言論雖數千里外了如指掌真有用之奇才哉今已  
晉陟京卿出其奏草付之剞劂問序於余余謂公之  
第以刑垣爲大司空中丞駐節滇南威惠翔洽屹然

西南保障公亦以刑垣膺顯擢豈非二難傑出人間  
盛事乎他日同秉國鈞盡摠其致君澤民之偉抱則  
一編者可以備國史之修大政之考豈獨載之家乘  
藏之名山耶

蘇文公山眼... 一餘... 益... 西... 間

吳玉駟疏稿序

江淮之間神臯奧區往往篤生名世奇頽遠不具論  
以余耳目之所覩記蓋有十餘人焉姓氏聞於海宇  
許謨著於汗青卽燕許韓范之流未足多遜而余猶  
醉心者同年吳子玉駟也玉駟以壬午鄉薦文心之  
妙雕龍繡虎價重雞林凡屬操觚之彥莫不熟誦以  
爲功名梯階逮癸未旣捷遭時多難隱伏山中及我  
皇家張八紘以網羅欲使蚌無遺珠璞無匿玉乃用督  
撫之薦徵召至京試之 密勿之地滿漢侍從之臣

服其綜博咸稱之曰能既乃授以諫議之職敷奏剴切條對詳明皆有關於生民疾苦天下大務如錢糧宜歸畫一一疏則雜派省而夙弊清政治最重守令一疏則體統肅而職掌覈督撫本章冗繁一疏則虛文去而實效彰其他中肯綮而釐奸竇者又不可更僕數也嗚呼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國有諫臣膏澤沛布古人所以重此官者非謂其操得言之權爲人所畏讐正以救時行道據其生平之所素蘊耳今玉駟生平之所蘊據矣

天子亦既改容而聽之矣暫歸林下益觀古大臣之所  
以用心與其所以匡時弼主之道而沈潛高明以自  
養譬如千章之木廊廟資爲棟樑萬斛之舟風濤失  
其險阻然則初爲名進士繼爲名諫議終且進於古  
大臣之列也余故讀其奏疏而擊節嘆賞不置爲弁  
言以誌其端



都諫許傅巖疏草序

古來文章之大者必以奏疏爲重謂其有關於天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而非詞賦之雜於駢麗議論之託於空言也然非有濟世之才與救世之識則其所言者必瑣屑苟且而無關於當世之務有其才與識矣而意見不化偏私未除則其所言者或至于憤爭矯飾而開斯世以黨同伐異之端此易所以稱同人於野之亨而昔人謂諫官與宰相等誠重之也傅巖許子昔過槐水與僕有下榻之歡時丁離亂酒酣談

天下事慷慨悲歌繼之以泣蓋抱其才與識而不得試者有年矣既而位陟華垣夙夜匪懈乃得盡抒其生平之所欲言大者在進

丹宸以執極之道而吏治民生河防兵政莫不敷陳愷切足以振盪起弊若夫正色糾劾無所回護其餘事耳所謂關於天下安危民生治亂而爲文章之大者也昔晁賈擅美於漢宣公隆譽於唐眉山空同之流聯驪並駕傳巖方之詎不異世同揆者歟雖然臣子所以諫行言聽澤被蒼生而名流奕葉者以聖明

之君在上斯得以殫其嘉謨嘉猷也倘遇忌諱之朝一鳴輒斥雖有鳳喙豸角亦安所措哉故吾讀是集而嘆

天子之能用言圖治且重許于之可以爲

天子大臣也故不揣其鄙陋而爲之序

柳諫嚴顯亭疏稿序

國家利病生民疾苦在乎補偏救弊然能行之者唯  
宰相能言之者唯諫官宰相職在審勿難于面折廷  
諍諫官職專論思無權勢之嫌得以孤行其意本從  
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諫官之關係天下也久矣其任  
既重則取材必精其道既闕則著議更偉是以自古  
顯當世垂竹帛者往往出干諫官如劉子正魏鄭公  
司馬君實范希文指固不勝屈也

皇朝稽古定制臺省並設二十年來梧掖之中標鴻樹

駿耿耿不磨者踵接肩並顯亭嚴都諫其尤著者也  
嚴爲浙西望族代有達人顯亭蚤歲成進士受

世祖皇帝特達之知自詞林轉掖垣非抑之也時方開創  
必得熟諳古今之英傑然後可以黼黻

皇猷顯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既見之施行著爲大  
政而其不負

當宁之寵眷蓋不負生平之所學耳茲蒙超擢候升  
乃彙輯疏稿問序於余余讀其督撫請告甄別考語  
察典澄源諸疏皆 國家大計鑿鑿石畫誠

丹楓之柱石諫院之師表哉然顯亭多識典故論事  
侃侃足以動

聖主轉圜之聽而鼓朝陽鳳鳴之氣此爲海內所共聞  
見若其學達天人無所不窺器識淵邃好善不倦不  
可以一端測不可以一端家名則今日諫議之嘉言即  
他日宰輔之先資也詎不樂于娓娓述之

宮定菴奏疏序

昔在唐虞夏商君臣皆面相詰誠勤懇懇見於詩書者可考而知也故不事奏疏之繁自周秦以來乃漸見於傳記如左國所載文義蔚然典則而事理亦燦然明備其有裨於治道多矣乃世之言奏疏者莫不歸美於兩漢則亦非通論也兩漢之後若唐之陸宣公李鄴侯宋之韓魏公司馬溫公其敷陳關合君德揆度洞中機宜亦何遜於兩漢哉彼其學誠有所本而識議有以太過乎人也定菴宮子庚戌以第一

人魁南宮癸丑選入庶常其館試諸作固足以冠冕  
海內文章之士矣既而授爲侍御冠惠文衣繡衣正  
色立朝言論風采無所屈撓天下想望之未幾以糧  
運關乎軍需借才叅藩於中州而定菴戀主懷闕  
之思則未嘗一刻忘也其奏疏具在如止開礦酌題  
補責成河工酌議開復疏理海口雖未罄其底蘊然  
已見其明義利之辨抱生民之憂而具古大臣之梗  
槩矣使盡出其所學崇論偉議又寧可測耶方今海  
內未靖

聖主立賢無方需才甚盛試之內復試之外烏知大  
造之陶鑄不欲使之爲承天之柱立極之鰲乎定菴  
其益勵所學蓄其識議之本他日宣室夜半前席都  
兪吁咈賡揚

帝德以此奏疏爲權輿矣

蔡魁吾先生督漕奏議二集序

自漢以後歲漕關東之粟以給京師迄于唐宋元明莫不以爲大務蓋民以食爲天政以足食爲首苟食足而民富以戰則取以守則固以閒暇無事則足以興禮樂而致太平何施而不可故司農者國之大本督漕者國之大用也我

國家定鼎于燕輓漕因前代之制而加詳焉命大臣開府駐節淮揚七省舳艫雲集麟次任至重也顧漕之弊叢積蠹久糾纏紛紜而難治大約各省糧道與

在京坐糧廳及諸胥吏斗役市僧爲雀鼠長子孫于其中清釐之則以爲多事因而飽其膏腴則曰是庸庸之福其弁丁困苦損瘠以至于破田產鬻妻子徵發期會遍于親黨敲朴逃亡呼天愴地弗問也漕事之壞極矣一韓蔡公始膺

特簡來督茲任舉從前牢不可破之習一旦釐然大變之凡舟楫之利概量之準本折之宜以及官役額料之增減輕賞贈耗行月之徵解存給一一酌以精心雖不允當東南之民力用是得蘇而國儲亦因之

無缺無何公以勤勞致疾告歸休沐而海氛不靖漕政遂弛

世祖章皇帝睠焉有南顧憂乃

詔復起公輿情懽呼甚

于借寇顧公之再莅任也所居之地同而所處之勢異所處之勢既異而所行之事亦遂不同昔也以漕之弊在于漕則專于漕治之而漕之弊已去繼也以漕之弊在于生民耗斂則不專于漕治之而漕之利乃興公于是多方補救籌海防河請蠲議賑凡所以恤軍裕民者嘔盡心血而勞來安集之餘始獲飛芻



輓粟之舊其一切錯置較初政爲詳爰輯奏議刊成  
二集今讀其入告諸疏指陳便宜申明職掌縷析條  
分洞如觀火雖山公啓事房魏奏牘不是過也讀其  
制闢文移商畧形勢委曲周詳洋洋纒纒和衷可挹  
雖韓魏公范文正之互論西事不是過也讀其牌記  
之附見者惻然深思悠然遐馮其格神之誠寄懷之  
曠雖昌黎之南海廟碑歐陽之偃虹亭記不是過也  
蓋其經天緯地蓄霆洩雨無非出于忠貞之志夙夜  
之懷而成之者予以興利去弊雖百世奉爲成規可

矣予于退食之暇從公遊見公蕭然于清泉白石閒  
左琴右書怡愉自得有安石東山之致未嘗不嘆公  
寄懷之遠讀撫漕奏議又何其勤勤懇懇無不詳盡  
也豈非神明洞徹躬勤政務而具經綸之偉畧者乎  
蘇老泉常稱張益州曰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若公者  
今之益州也

聖天子方厲精圖治所需于佐理者誠殷一旦側席求  
舊臯夔旦奭之輩余于公有厚望焉茲彙也特管窺  
豹文之一班也云爾

李繩武制府奏議序

天將佑國家昌大之運則必篤生魁碩植幹之臣以  
經理其封疆而綏乂其人民粵稽歷代莫不皆然而  
我皇清國初之臣麟麟炳炳尤多濟世安民克奏  
膚功足以銘旂常而永帶礪者蓋不可勝數也若太  
子太保大司馬繩武李老公祖其尤彰灼者矣公遼  
左之巨族也生而英邁不羣博習文武之業氣槩沈  
雄心思縝密辦事卽署精敏練達

世祖皇帝知其非常器也拔之爲僉都御史其風采已著

矣迨進職少司馬而籌畫軍旅協贊樞密勅中機宜  
於是人皆知其經濟之才遂推總督三省奉  
命而往三省帖然寧謐迨荆楚多事移任荆楚卒以  
勞瘁而殞賢卽以公所爲奏議授余讀之余爲之序  
余不禁嗚咽而太息也公之事

世祖皇帝也與余同時余時爲諫議爲副憲總憲每廷推  
廷議未嘗不服公之議論侃爽識鑒明決節制三省  
適當圈佔之後民多失業榆園曹濮西山一帶盜賊  
窟穴河患水決下民昏墊苞苴積習洗濯難清公用

勦用撫無不蕩平糾叅貪婪剪除大憝如方大猷王  
昌印等非公莫能除其害也伊時三省之民如安於  
衽席之上及其在楚正當撻伐滇黔征討姚黃公控  
扼關隘僭運糧儲選將練兵遂致蕩平海寇之變明  
安將軍舳艫東下救援金陵公安湖湘使風鶴不驚  
預備船隻真不啻神運鬼輸而且捐借戰馬以爲水  
陸兼制之勢是以滅此朝食克奏救寧公之功洵大  
矣哉雖然此猶以功言也至其乃心天不命之本  
正室凡有水旱災傷必痛切陳奏不但爲民請命也其

慙慙懇懇篤柴之衷願

朝廷之上時存創業艱難之心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惟恐其好大倦勤也故憂

聖危明而言之卽唐之宋廣平宋之李文靖不能過也此真大臣之用心而時或致不悅者之謠詠公固不暇計矣年方壯盛身騎箕尾猶以父柩未葬母老弗侍爲痛其至性迫切溢於毫楮可謂忠孝克全者哉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公之謂也使天

假之年而久鎮方州或內授衡宰其爲

社稷倚毗霖雨蒼生詎可涯量乎公之應傳入名臣無疑也余與公夙昔相交及公之躬塞公亦公輔材也故備述之以爲他日信史之徵

袁了凡先生農書序

自井田之法廢後世治民者務爲因循之政其一切耕耨種植蓄洩灌溉之宜脊焉不講惟聽民之自爲而已幸雨暘時若征歛無暴則民生獲安不幸水旱洊至歲比不登爲之上者又不思所以寬之之術盜賊患作殺伐用興民生凋弊而國家因之以蠱壞矣此農田水利所以不可不亟講也余嘗攷諸禹貢雍冀厥壤黃白號爲上中而其後產薄民困荆揚厥土塗泥號爲中下而其後產美民饒豈非三代以後東

商之水利日興西北之水利不修之故與袁了凡先生高才博學有志先王之道其農書一册作於今寶坻時凡所以教民耕耨種植之法甚備而其水利蓄洩灌溉之制尤愍愍焉嗚呼此井田遺意通其變而善用之可使家給人足非迂遠而濶於事情也兵馬指揮張完修特表而出之付諸梨棗吾謂是書區畫詳密可造天下後世生民之福而施之西北爲尤急欲復三代純王之政者必奉之以爲權輿則張子汲汲復古之心附著於篇與了凡先生當日康濟之心並存於天壤矣

紀元圃蜀南治畧序

保陽山水秀麗風氣凝結自古多重名節之士近代如劉靜修楊椒山尤爲奇傑而江村之鹿太常容城之孫鍾元或出或處學有淵源余皆心慕之若余同諧紀元圃先生則又今人而古處者蓋自其初登鄉薦相遇於燕邸與之言時務洞中肯綮如汪汪千頃懸河傾瀉而不竭也論古人則黑白判然如明鏡當空而妍媸畢照也追試之以吏事在浙而浙治在蜀而蜀治左之右之無所不宜士民愛戴如父母兼師

兼濟堂文集卷之七  
五  
音江書院錄

保元圃之言曰會稽繁華之地也人習其羶吾以淡  
心處之蜀南荒殘地也人厭其冷吾以熱心處之吾  
非有治績之可見也惟勉盡其心耳爰彙其在蜀南  
申詳移會條告議獻之類共爲一冊示余余讀之竟  
篇知元圃之爲治以實心行實政而荒殘凋瘵之區  
頓有文明龐厚之象非其學之有本師友切磋卓然  
自立焉能不以遠近易慮而體國憂民若是今元圃  
再補憲副矣海岱惟青州其民濶達多匿智太史公  
言之其所以治之者又必有道也敦禮讓厚風俗勿

使小加大賤凌貴此今日急務敷布以漸王元美詎  
尚美於前哉吾且執此卷以待海岱之治譜



張王甲青齊政畧序

賈子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吏者天工人代何可日之以俗正以其所急者在簿書筐篋徵發期會而於先王教養之大端無所涉焉故耳然又有習爲文具鋪張壘砌如所謂下車條約者塗飾一時之耳目雖其文義若有可觀而無勤勤懇懇之誠意寓於其中君子不貴也大抵學者諷詠載籍每好談王道卑權術及至授之以千里之寄委之以元元之命則又委蛇遷就失其所守

甚而武健嚴酷刻轢鉤距以爲勝其任而愉快失之  
逾速矣惟 玉甲張老年翁學有本原志在利濟受  
命於

天子觀察青齊入境之後其所規畫設施皆有成竹於  
胸中而次第布之故觀其惇本善俗六條則已知爲  
治之大端矣其餘禁火耗禁賭博禁差役禁僭侈息  
詞訟修城隍儲倉廩建社塾凡一切惠民之政條分  
縷悉無不備舉而於禁止巫師僧尼邪教尤不啻三  
致意焉蓋世人怵於禍福之說每遇蔥嶺之徒雖心

知其非是多方假借望浮屠而膜拜以助之燄而益  
之波若異教繁興白蓮無爲等邪說暴行往往釀成  
大患是以政畧於此直欲拔本塞源本先王仁義之  
道革其浸淫舊染之汚蓋非深於洛閩之詣而具昌  
黎之識者不能確然不惑如此也昔班固傳循吏謂  
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以經術  
潤飾吏事由今觀之豈但潤飾而已哉 玉甲通籍  
既久所在聲迹俱著督學江南而士氣興建臬川南  
而頑梗化今又見之於青齊泱泱大國之間去狼莠

長嘉禾型仁講讓教養備矣余昔與玉甲論學於京師玉甲謂立身行道惟在孝經一卷時則心識其言今余檢方林下無補於時而玉甲以其所學實實見之政事不振風俗乂安東夏不負

聖天子任使之意由是而躋位九卿躡文石之陛坐雲臺之下與海內耆宿名儒講求三代以來所以統羣類而一方畧者亦必有其具矣孰謂王道不可行於後世也

河防芻議序

自黃河趨於東南而漕運資之以爲利故昔人有言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於是言治河者卽治漕亦在其中乃修築方完潰決立告費水衡數百萬金錢罔克奏績不惟生民昏墊卽漕艘亦有梗阻之患此

聖天子所以側席殷憂特遣重臣巡視而簡選才猷之鴻碩者往任其事也今江南按察使崔子惕菴曾任滎陽令歷淮安郡丞改理河務遷四明太守特舉河

道監司於是有河防芻議一書自丙辰之春寄置案頭間序於余余方養病林下兀坐高齋數年來不出戶庭何知河事顧聞高寶清桃諸邑時有懷山襄陵之厄田廬陷沒室家化僞老幼婦子幾盡化爲魚鼈則不禁心怦怦然怒焉如擣乃披覽河之全圖暨黃淮交會圖及其條議五十則或間二十五條知其身親目覩手口卒瘁日與河上之勞人瘁吏斟酌籌畫而苦心以出之非揣摩嘗試之見可得而比也昔神禹治水疏淪決排而已今則疏濬之外必以塞爲要

法蓋不塞則漫衍於上不疏則壅滯於下也故篇內云在上流則塞之使歸故道不致中潰而來在下流則濬之使歸故道得以順流而去又云黃河自西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淮水自西南而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二水並行清以制濁水行河底海口自深則黃河南北兩岸自無潰決此故道也亦舊制也善哉言乎蓋已無剩義已夫河之利害大矣神禹之功不可復見武帝築宮宣防猶有勞心之遺意彼賈讓放河使北入海固厲民之妄言而李仲昌穿

六塔渠竟無成功亦庸人之淺見惟故明之潘季馴  
李化龍諳習河道疏塞兼施雖不敢比績平成亦庶  
幾安瀾無恙者矣今惕菴所著殆與季馴化龍相表  
裏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行事居河道之職任者得  
是書而寶之奉爲指南車其於國計民生端有攸賴  
治法得治人而行河漕其永無患乎

理刑末議序

刑與余鄉接壤漢爲襄國春秋時齊桓公起而定之  
遷於夷儀傳曰刑遷如歸然後知芻小僻阻之邦猶  
必待其人而後治况今爲馮翌近地在天子畿內車  
書繹絡之衝哉我

朝定鼎之十三年始命閩晉安長源蕭君李是邦夫  
李雖佐郡位在郡司馬別駕下然獨持風紀爲臺憲  
紀綱之寄下以師帥其僚屬凡官評之臧否吏治之  
得失李得上之督撫按督撫按據以入告黜陟之郡

有大獄大政諸司不能決者下於李而始平諸豪猾不軌胥吏之虎而翼以暨閭里惡少年椎埋弄丸李得摘發峻治之而讞其牘於憲任綦重也自蕭君李邢後予鄉之人士有事輦轂者咸告予曰邢獄平矣邢政修矣邢之大奸大蠹除大猾去而牟鼠息枹鼓臥矣予心韙之乃未幾以循績報最召之內廷入都門出所爲理邢末議四冊授予則三年中文移案牘俱在予讀未竟愈信夫君之得此聲固有所致而然也按邢故煩劇四方輪蹄趾相錯又密邇山左右自

明季多伏莽我

朝以近畿地養豐沛禁旅廢屯衛牧弛以給諸失業諸失業者爭而上著虎踞之訟牒十餘年不休昔之李官綜理大綱而今則屬邑之刑名庶獄之贖緩皆責成之載在令甲是邢故難治而今之邢尤難治矣今觀牘中所載批卻導窾條舉目張發於言見於施行其他讞獄平允輕重出入各協於情而麗於法何其左宜右有毫無棘手也夫國家用人當用湛於經術宏深通博而又智意開張無膠柱束濕之患庶克

有濟方君讀書時閉戶自精捲卷有得一旦試之携  
取逢源是故學術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風俗之本  
也讀是編者其亦思蕭君之吏治出於學術即由是  
為

子之大臣無難豈但比於古之循卓而議

王鹿萍服官十要序

作吏自古難之嘗讀元次山道州諸作及高達夫封  
丘縣詩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况在今日瘡痍未起鴻  
羽甫集自非得學道愛人者撫而治之其能免於美  
錦學製之譏乎博陵王鹿萍少為名家子嘗從學於  
趙儕鶴先生博洽多聞不屑屑於溫飽蓋其於立身  
行已之大端講之有素矣余於桑梓間每艷稱以為  
善士茲且筮仕望江以服官十要質之於余余曰服  
官者之不知其要也久矣彼其所謂要者肥身家飽

妻子誇耀閭里廣置田宅以蠹役爲腹心以鑽營爲捷徑因之以希顯榮膺仕者有矣然躓足喪鼎而爲世所姍笑者亦往往不乏也曷若清慎自厲身名俱泰之爲坦途哉王子之所謂要者如是是卽服官者之指南也

聖天子試理人之策執此以往可矣

勸民緒言序

一邑之令長卽古諸侯也得其人而邑治矣然治之無其道則怠廢焉而不治卽勤勤焉而亦不治縱弛焉而不治卽督責焉而亦不治蓋爲政之道莫先於教誠而教誠之道尤當根心以出之因俗以理之諄諄焉如父母之訓其子師長之詔其弟使民欣然皆有樂於爲善之心而無甘於不肖之意閒有不率而後濟之以刑則人服而不怨此子羔之所以感別人武侯之所以服李平也近代以來賦役繁而刑獄滋



饑寒迫而奸偽出爲長吏者日惴惴以獲免於罪戾  
爲幸矣暇復以教民爲事且念及於教之必以其道  
哉邑侯邵君子昆昔令臨淄會著勸民緒言一冊移  
風易俗厥有成效矣今改授鄙南下車未幾卽以孝  
弟急公息訟止奸防盜數大端布告閭里此猶名醫  
診脉立方皆其嘗試而已驗者而要之古循吏所以  
教誡斯民之道實亦不外於此矣傳曰學古入官邵  
侯之學蓋有源本者也以學爲治治故不同倘由此  
而力本崇儉以裕之絃誦仁讓以漸之將輒近之風  
不崇朝而可底於淳樸之化又何衝瘠之難治而報  
最之無期哉

章邑侯籲災錄序

水旱災傷雖曰五行之沴氣乎然亦人事之未善有以召致之也以人事召致者還以人事補救之是不能無望于良有司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咷者疾痛求援之情笑者疾痛既去而不勝欣喜之至也戊申之歲春夏不雨既而地震大雨連旬不止水大至冀青兗荆揚罔不被水者於是

聖天子惻然憫之廼乘鸞輅駕蒼龍翠華雷動旂旂電轉過阪泉之野歷堯母之墟瞻恒嶽幸鎮州親見北

方諸侯進連率大臣詢民生疾苦知水災異常蠲免額賦以拯恤遺黎維我栢邑得與斯恩膏廣沛之澤時令斯邑者菜山章公也先是七月初七初八四五晝夜雨若河漢傾注城以外平地水高丈餘黑風白浪蛟龍怒舞人結巢于木杪繫孩幼于構櫺穀麥在困者皆付洪流尸骸飄泊而下城以內沈竈產蛙士民登陴而望色若死灰公以身捍禦手操畚鍤曰吾雖不及蘇子瞻之在彭城然水不退余義與城爲存亡投以少牢於是水既入而旋去民則大喜然禾盡

化爲波臣矣民則旣喜而復悲悲其不死于水而將死于無食也公曰若勿憂吾爲若請命于是以水災十分請其言真切沈痛洒賈淚而繪鄭圖矣大中丞甘公踏勘至槐亭慰公曰若言不謬吾爲若請命于是大司農以例應免十分之三奏聞

天子曰畿南吾股肱郡其盡免康熙柒年田租部檄至邑大張告示民則又大喜過望然邑當九省通衢賦旣免廩給供科無可措兵漕候核算畢乃調補公計無出至典衣負債支應郵符民則旣喜而復悲且嘆

新濟堂文集卷之七  
三  
前江書院鈔  
曰柰何令我公苦如是魏子聞之曰邑之被災天也他邑之民被災而至于流離死亡茲邑之民無之災而能以人事補救之公之力也近世有司好隱匿災傷利于催科以求贏羨公不忍爲也卽免租一歲矣驛站緊急追呼以濟然眉亦可以告無罪於地方公又不忍爲也有大德於邑之民無德色公因邑之民以致朝夕饋粥不能自給無怨色公則誠賢父母矣而我邑之人尸而祝之者寧後于畏壘之民也邑諸士民進而告公曰公爲民請命其事不可以不傳其

文不可以不紀父將以語之子兄將以語之弟且以語後世子若孫其勿忘茲日永載我

聖天子之德與賢父母之惠也於是乎捐資以刻斯錄而余樂述其前後以爲之序

高雲峯先生殉難實錄序

道可以符而獨知而不必出於衆見事可以快於一時而無不傳於千秋此天理之極而人心之公也若雲峯高公甲申殉難一事蓋炳炳乎可以照汗青而光簡冊矣昔余於

世祖章皇帝時曾上褒錄幽忠一疏若倪元璐等二十餘

人皆蒙華袞至今海內誦

朝廷美政其於廉頑厲懦不爲無助然彼時未聞有雲峯高公也逮同邑谷子席之出顯忠一集余乃知

雲峯殉難之事蓋其死之事甚奇而其從而死者又甚奇奮身入棺冥日而逝李繼善賈彞倫等十人同日自縊發火焚毀何其烈也按高公時已七十餘歲矣以懸車高臥之年官守言責俱無所繫卽遜跡歸晦可以自全而率其家僕及所屬官決絕不顧者誠以受恩深重國破君死以身殉之不忍見賊寇鴟張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然吾聞公自髫年讀書毫而好學練習國家事務知綱常大義又所著有一化元宗書深明性命之理其死也見之真

守之定無所顧戀宜已乃繼善諸人何爲者昔田橫齊壯士耳義不臣漢自刎而死其徒五百人在島中聞之皆死論者謂其素得人心若公者非忠義之氣久浸於及門之心何以令十餘人同日甘投煙燼耶故雲峯之殞身者心國家之心李繼善等之殞身者心雲峯之心也獨知而已何必衆見自快而已奚問千秋然而天理人心顧可泯哉今公死且二十餘年矣丹心成灰藏血化碧枯骨歸于馬鬣忠魂鬱于荒阡上谷張茂才旣爲之作傳谷子席之復問序於余

余泚筆述其殉難之意以見其可傳而余昔年褒錄  
幽忠之疏有所未盡職司銀管者採錄不可以不急  
也若其生平懿蹟則自有本傳在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所以誌畿輔之才也先  
生以諫議名臣直聲聞於天下後復晉位少宰衡量  
群品天下之士風走響應莫不稱為一世龍門今既  
急流勇退侶樵牧而癖烟霞矣猶然惓惓不忘著書  
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  
則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志亦必著書名山  
以嘉惠後學若夫灰心槁形自命曠達有道者弗居  
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宗廟百官之美富彘彼都

東河堂文集卷之六  
音江書院鈔  
人士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闔與海內賢人君子有椒  
蘭之契其出處顯晦多所閱歷若其水火黨錮之禍  
又嘗痛心疾首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物志  
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  
不及其惡舉其大而不綴其細無善可稱者雖宰執  
不錄有節可紀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天下  
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  
無不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倒無事跡之損  
益無遠近之棄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旣以嚴

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  
凡所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學非是義也不  
列媵修人才若此可謂泐泐乎盛哉余嘗讀司馬遷  
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  
如此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趙多悲歌慷慨  
之士本爲天性所近地居東北爲陰陽風雨之會左  
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化爲人物者代有英靈不  
可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比肩接踵亦何負  
於古人也後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怠卽其



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可以翼史而資經矣若夫畿輔一代人物卽繫明室一代之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重修廣平府志序

書紀禹貢詩列國風山川土田風俗人物固已見其大槩矣自編年變爲紀傳表志後世史家選用之志卽郡縣之史也然史之善者稱馬遷班固陳壽歐陽修諸家而郡縣之志未有爲文士所膾炙者何其地陝隘其事瑣尾其品行駿偉者不過數人其文章卓犖者不踰數篇卽有龍門之高才扶風之家學摛撫網羅終無以與於瑰瑋奇麗之觀已故不登五岳不知羣山之卑也不觀四瀆不知衆流之渺也不游蓬

萊道山册府芸香不知金匱石室之珍儲鸞臺鳳閣之故實也然則爲郡縣之志者不亦難乎乃今廣平郡志告成蓋三長俱備而五難不足爲詬病矣廣平名郡也天文上應昴畢辰星斗樞地勢北通燕涿南接衛鄭山則聰紫紅婁水則漳滏洛沙風氣廻環墳壤沃饒洵河朔閒一都會哉乃舊志相沿一百三十年未經再修缺有閒矣維 太守石友沈公師帥敷化大雅在躬觀察進也潘公蘊藉宏深風標朗峻下中以來卽欲蒐采成一家言垂光琬琰適有 內閣

衛公之條議

撫軍金公之憲檄遂造

隨叔申太

史之廬而請焉曰非先生椽筆無以謀不朽太史亦遂降心以從曰余嘗珥筆金華殿中矣纂述之勞又烏可以辭於是掩關却掃筆削補叙始於乙卯之冬迄於丙辰之春未百日而畢厥役其閒總較者則大司空公治諸公參訂者則左轄襄璞諸公捐刊同閱者則郡丞瑞生賓揚諸公書旣成矣 石友使君遣一介之使問叙於余余焚香誦之繼之以膏見其瞻而有要詳而有體自星野沿革暨災祥襍志共二十

卷而古今典制興革地方人物勝蹟天道地勢人事之本末備矣告竣雖以百日繙閱取之廿一史歷有三載此龍門扶風之遺意可爲龔黃元魯之指南也豈不盛哉抑余因之有所感矣 國家幅員廣濶包容無外而根本在於畿輔畿輔近郊多入公侯采地賦稅所出根本又在於趙魏廣平趙都也距邯鄲兩舍耳咽喉所屬似平而險當戰國之時秦人鷹揚虎視日肆吞噬惟趙與之抗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唐之河朔藩鎮蟠結桀驁不可控制昭義橫亘其中卒

破朱滔救魏博而定其亂則以洛磁邢三州爲之盡力也貝當滄瀛之衝亦爲重鎮今軍興未已轉輸糧餉且爲漢之關中河內矣歲多水災民寡蓄積煦噢而休養之俾不至瘡痍而奮其忠孝之氣以作干城賢使君明府之心亦此地父老子弟之望也敢因弁諸而併及之以附於諸叙之後塵云爾

重修南和縣志序

日月西陰陽之禪代往來而不已也前聖後賢人物之英靈生毓而不竭也匪文人纂繼之則天地無色矣故曰域中有三大而史官居一焉邑之志卽邑之史也黃帝分天下萬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之邑卽古之國也國而可無史乎此志之不可不作也南和在天文昴星分野自漢唐以來爲邢州封域之內夫其西眺太行北倚嶺霧大陸在其東洛水經其南洵勝地也自古名賢指不勝屈而銖

骨冰心爲有唐賢相第一人者莫過宋文貞公其後則明之李載心白華池朱和陽諸公後先颺起語曰人傑地靈地固以人靈哉舊有志書殘缺已甚邑人咸欲修之而未有首其事者丙午之秋余以假請告至里故人周子茗柯以咏邑之十二景示余余走筆和之移書茗柯謂可以補邑志之所未備會郡丞平峯王公邑令德符章公言之文宗虎臣蔣公文宗大爲嘉嘆曰今人一行作吏據三尺案日事敲朴午夜猶持籌計錙銖耗羨而乃以載籍爲重以儒術潤飾

吏治此兒寬黃霸之遺也吾聞周子茗柯雖邑諸生哉其人熟於左國班馬有史材蓋以幣先之茗柯拜受惶切不敢辭乃挈同事諸子網羅遺失搜葺碑版呶唔筆削晨夜不敢休息數月告竣不緝不繁有典有則燦乎其如雲錦之章也釐然其如綱目之紀也事皆詳盡而考核爲必當人皆賢哲而去取無所阿豈不卓爾大雅彬彬史筆哉書旣成上文宗蔣公公奇之忘分與談曰子誠才士勉旃自愛且嘉郡丞邑令之用心慤慤徵良吏之一班也茗柯至都索余文

以序余昨厠黃扉之側讀秦撫所進陝西通志竊嘆  
其多識舊典寓意勸懲有古大臣之風今茲志書之  
成一舉而數善備焉則他邑之志聞風而修舉者尚  
未艾也是寧特一邑之美哉

### 重修晉州志序

晉州古鼓子國漢魏爲下曲陽元中統開乃改今名  
蓋真定東隅之重地也舊志云鼓山聳翠潯水環清  
背倚恒嶽附扼陸川亦可見形勝之大槩矣而或者  
曰晉地極目平沙絕無蒼巖曰石參差掩映足供流  
覽所謂左接瀛海右擁太行俱非州腋間物徒虛語  
耳是殆不然聞之青烏家言山巒之秀脉落平陽達  
人曠觀俯視寰宇九點煙耳名山大川何必居籬落  
閒乃爲已物余爲諸生時曾入州境見其民物熙洽

風俗淳厚桑麻遍野絃誦有聲心美之以爲一變至道此地其庶幾也歟迨鼎革以來聞地漸瘠民漸困探丸者劫人於萑苻矜佩者發咏於茗華則又不勝慨歎安得良有司綏父之以復昔日之盛也乎會州大夫思蓼郭公來守是邦拮据二載以子視民以禮育士政清人和百務犁舉因奉撫軍諸司憲檄修輯志書乃聘諸生關永清等編次採訪學正程思恭鄉紳紀澧等參訂考較大夫則修飾潤色斟酌損益期於至當書成問序於余余讀而善之蓋志卽一

方之史也史才甚難唐劉知幾謂有三長五不可而又云學才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今觀志中有綱有目分爲十卷體裁較然而每款有引有斷備規勸焉安饒武三邑例有聯轄聽其另修不相混淆見統屬焉職官師長功德可紀者褒其大槩恕其疵瑕善善長而惡惡短存厚道焉科目仕宦孝義節烈有關風化核諸典紀詢諸父老確實無私示鼓勵焉藝文惟擇其有裨於治理者經制則取其有切民瘼者而道釋二途原屬異端非王化之所尚附諸簡末以寓存

而不論之意豈不三長之咸具也乎余因是而思古  
今治天下之大要吏治與人才而已矣有吏治而人  
才愈盛有人才而吏治愈淳此 廟堂所宜懇懇加  
意也卽如晉之人才指不勝屈而唐之鄭國明之恒  
山尤爲表表者然鄭國受業於河汾恒山授徒於書  
院其學皆有所本矣學而後吏爲良吏儒爲真儒可  
以爲州郡之父母亦可以爲天子之大臣匪是則以  
寇萊公之功業尚有不學無術之譏然則學可以不  
勉乎哉州大夫之亟亟於修志也仕而優則學之大  
指亦所以化此州之士與氓共沐浴於先哲先民流  
風餘韻而徐求所爲一變至道者豈僅操觚染翰鋪  
張纂組以應編摩之故事而已耶夫以其學爲志一  
州之書規模已遠大如此若進而登天祿奎章之閣  
睹金匱石室之藏又何難揚屹耿光大烈繼龍門扶  
風之軌迹也余故樂述而爲之弁其端



新鄉縣志序

蓋聞天道無常故星日有薄蝕之變地勢至厚而陵  
谷有遷移之時然其閒幹旋轉運俾三辰不失其次  
河岳咸循其紀則在乎人事之修舉而已人事修舉  
責諸君相而史臣之職實爲之龜鑑故曰域中有三  
權曰天曰君曰史官此非虛言也史在於朝則爲一  
代之書史在於邑則爲一代之志志願不重哉新鄉  
古邙鄘地殷先王之膏澤沐浴最深其後雖染於妹  
土而保乂之化肇自孟侯殆與伊洛豐鎬同其熙浴

其析汲獲嘉二邑地置新鄉則創於隋累代因之山川形勢左孟門而右太行人民風俗勤播種而尚孝弟洵河朔要區哉前志雖有可觀喪亂之後因革固已不同名公碩人之懿行騷人文士之纂述更多未備適大中丞膠侯賈公持節豫州檄州縣各修厥志新鄉之志則請於許傅巖先生曰先生操觚司海內文衡久矣若然黎天祿之閣則當上繼龍門扶風助是非賞罰之權茲一邑之志聊摠所懷其鄧林之一枝而崑山之片玉也歟先生曰是役也余不可以辭

於是含毫吮墨纂要鉤深詢諸故老之傳聞與夫貞珉之鐫刻且旁採博蒐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里歌巷謠凡有關涉莫不捃摭網羅無所佚替至於恒星分野七政東行之說則又與余投書辨論而先生獨得其精微然則雖一邑之志君子觀之以爲有良史之才焉余故樂爲述而序之俾後之覽者知夫一邑之中亦有天地古今之變恢弘瑰偉之觀若夫幹旋轉運安民阜物必有待于邑之良有司與鄉之耆德而好學者此物此志也夫



自潭源州發脉由蜚狐嶺達曲陽巡狩所至北方之諸侯朝覲爲便且不欲使車轍馬跡登陟夫深巖邃谷以重勞民力也是以廟祀之文載在碑記班班可考焉曲陽舊志荒畧不備且自兵燹以來未加修輯邑侯峻度劉老父母以廣陵才子胸有治譜來宰是邑百廢俱興政通人理攬形勢而嘆曰此邑燕趙之心腹而齊晉之咽喉也天一生水蒼龍資焉昂畢浮精達於角亢卽其餘可例推矣雖其地民風朴陋文教未振然陶唐氏之遺猶有存者志書殘闕無以應

諮詢備輿革一旦

聖天子翠華臨幸修輯瑞柴望大典則何辭以對爰是摺摭遺文網羅近事變其義例加以新裁爲書十有一卷且倩善繪者爲之圖一展卷而如置身少容見龍之間徜徉於疊嶂參差凝烟含翠也如執事於嶽廟鐘鼓之側眩駭其日月天宮雲物扁牖也如摳衣思補葺陰之堂矜式其忠君愛民政簡刑清也又何俟陳詩采風而始知地方之奢儉貞淫乎雖然志者史之料也侯少有史才評論千古人物是非成敗得

失若在眉睫凡案開他日執筆螭頭為起居即為秘閣校理有所論著龍門扶風涑水廬陵自不多讓茲縣志之修蓋有移風易俗之意焉特豹文之一班耳其實政之可述而志者指不勝屈後有作者銘之大茂之麓與嶽色同其秀峙蒼標其權輿於斯志也夫

重修栢鄉縣志序

蓋聞譜牒失傳則宗系紊典志失傳則文獻闕士夫之責也栢志自宋元以後散失久矣有志自前令馬公寫始曾與先高祖慎齋公高叔祖子惠公創厥端未及竟濱州左海張公續成之惻吾懷堂兩公寔為捉刀廣詢博採湮沒磨滅之迹燦然復著第體裁清辨篇帙泛濫權輿者固難為功也况甲子逾周損益紛疊彰往昭來將安所取鏡乎先大人樅戶著書疾雷破柱鉛槧不移族譜甫完輒及邑乘筆削簡嚴

藻采麟炳雖一邑志可當畿南一大紀未及壽諸梨棗而竟賫志沒矣嗚呼不孝介披繹手澤凜凜以弗克負荷是懼庚寅辛卯之閒署篆朝歌彭公首論及此慨然修舉遂捐貲付之剞劂其中微有補綴要以遵先人成命述舊聞發幽光爾嗟乎以先大人腹蘊五車筆羅二酉弗獲然藜天祿步影花磚乃俯而徵一邑之掌故耶顧窮達有命敬止維桑典型未遠詰人是程不憚然興感者豈情哉自壬辰以來又復十三載矣

朝廷以介効力有年榮及所親每檢手澤輒爲興起會

縣宰李公復詢志事余於政事之暇博覽載籍兼攷前輩諸老先生文集近日海內與里中諸君子篇什所及暨荒草烟榛碑版所存向偶有遺漏者並搜採補入之而民社一志考據典禮於嘉惠氓黎之意尤慤慤焉變舊例之四卷分爲十卷一手一心討論潤色數年功力踵事增華不厭詳密匪敢自作聰明也牧斯土者撫是編也著計燭照操刀製錦之譽吾知免夫而生於是邑者企慕流風學道自淑君子愛人

小人易使以相與有成誰謂彈丸之里不比隆於可  
封之俗也若夫天時人事日新而不已邑之可紀之  
良有司可紀之賢才與可紀之庶務亦方來而未艾  
則有望於後日之纂述者

### 重修寧昌縣學宮序

聞之古者奠先師於學而無廟其後廟事之而無學  
自有宋以來迺令天下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  
蓋白都邑郡縣以至荒徼遐塞莫不喁喁向風而有  
嚴有翼也嗚呼盛矣雖然古之所以爲教者其法甚  
詳智仁聖義忠和其德也孝友睦婣任恤其行也禮  
樂射御書數其藝也而又有言僞行僻之禁侯明撻  
記之條是以磨礱濯淬漸積日久有以聰明天下之  
耳目而成其材今之所爲學者吾知之矣俎豆籩簋

樽爵簋簋之屬歲時春秋稍稍陳設一二廣文先生兀兀昔若齋中嘆無羶而歌飯不足卽爲之弟子且有不謀其面者矣又况長吏者以錢穀刑名爲要簿書期會爲急以飾厨傳工偃僂爲能凡進德修業執經問難之事何啻秦越人之各異其志哉教化衰息未有甚於此時者已再郁趙老父母令瘦陶之三年桴鼓不鳴鴻雁來歸頌聲交作雖魯恭之於中牟陳球之於繁陽未之過也顧兵燹之餘泮宮傾圯鞠爲茂草公過之而喟然曰是長吏之責乎乃倡義捐俸

庀材鳩工而寧之紳士亦莫不拮据以趨不費民間一粒一錢數月告竣自殿廡齋廊以及門墜庖福莫不煥然藻然公進廣文先生諸弟子而告之曰余之爲此舉也豈徒美耳目之觀耶爾寧昌固甲第淵藪自有明迄大清以來或狀元宰相或九卿侍從其餘部寺方面魁名傑出者指不勝屈在恒陽爲文獻之邦矣此皆學之所成之材也夫以恒郡幅員之大而寧昌所成之材獨優如此則古之所以爲教之法其必有不盡淹沒者矣今日者煌煌駿奔余將與廣文



弟子勉其不逮以共從事於磨礱濯淬之方也敢謂  
非長吏之急務而弗盡厥心諸士其勉之矣蓋公之  
言如此余邑去寧昌密邇沐公河潤之化有素新孝  
廉馮爾吉公所拔士也請爲文以叙余故述其顛末  
以見公修學之意將以成士子之材而復於古且以  
爲後之教瘦陶與瘦陶士人之學於此者勸也

任子家乘序

余昔驅車過濟上卽問古春秋孔門任子祀於茲工  
未嘗不曠世相感徘徊不能去云時值戎馬怒遽弗  
獲瞻拜至今以爲遺憾閒讀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身  
通六藝者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而任子之名在  
焉字選鄭氏曰楚人顧其言語行事不見於四子之  
書而家傳所載則從夫子講學於洙泗之上讀書嶧  
山周流列國唐封任城伯宋加當陽侯明稱先賢任  
子從祀廟庭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七十五代矣夫漢

闕唐陵化爲冷風烟草者何限卽自黃帝分別姓氏  
以來宗族支派淹沒不知源流者甚多而任子之世  
系分明若此豈非賢者之盛德食報久而彌彰耶然  
由今七十五世以至於百世千世吾知廟祀血食與  
天地並久終不可絕何者孔子之澤萬世不斬則任  
子之澤亦萬世不斬也或曰任子之言語文章旣不  
槩見則學者稱述之疑於過情余則以爲不然夫聖  
門曾子子思著書立說傳道後世而顏子以喟然數  
語發明至理稱爲亞聖七十子之徒當時亦各有言

語文章秦火之後漫滅散失不復紀載徒令人想像  
其穆如清風之德則亦不幸而不傳不得與子游子  
夏諸賢使後人咏嘆諷味其書也然卽不傳亦何遜  
焉後裔南石學遠才敏與家弟辯若同登辛丑科進  
士甚契持家乘示余微言爲序余自甲子以來矢志  
願學會作聖學知統以發明大中至正之傳而終以  
未得親炙先賢爲歉讀任子家乘如見任子見任子  
因此見孔子矣司馬遷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愚悲世之人往來茲地者不

能涓潔藻修登先賢之堂思先賢之德而徒留連於  
李青蓮飲酒歌笑之樓也其亦不知所重矣南石兄  
其敬守先祀以勿忘先聖之教也余懸車後將登泰  
山趨闕里觀先聖之祭器車服並登任子之祠而辦  
香下拜焉南石兄其待我于濟水之上乎

